

# 中国农村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的影响

## ——基于 CFPS 的实证研究

陶东杰<sup>1</sup>, 王军鹏<sup>2</sup>, 赵奎<sup>3</sup>

(1.湖北经济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3.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基于个体未来收入不确定性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考察了宗族网络对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宗族网络成员间的转移支付、社会交往以及宗族网络所提供的心理安全感扮演了重要的非正式风险分担机制,为宗族网络成员提供了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宗族网络越强的村庄,农民参加新农保的概率越低;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的挤出效应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及高教育水平人群。进而提出要通过继续增加财政投入、优化新农保制度设计和推进新农保制度与宗族网络的协同来提高新农保参保率。

**关键词:**宗族;新农保;养老保险;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9)03-0044-08

## Influences of Chinese clan network on participation in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for rural resident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TAO Dongjie<sup>1</sup>, WANG Junpeng<sup>2</sup>, ZHAO kui<sup>3</sup>

(1.School of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3.School of Manage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individual's future income uncertainty, and adopts CFPS data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clan network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New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for Rural Residents (NRSEIRR). It is found that transfer payments among clan network members,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the mental security provided by the clan network acts as an important informal risk-sharing mechanism and provides informal social security for clan network members. The stronger the clan network, the lower probability that farmers will participate in NRSEIRR. The crowding-out effect can be found mainly among people with high income and higher education level.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rais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by increasing financial input, optimizing the design of NRSEIRR, and promot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NRSEIRR and clan network.

**Keyword:** clan, NRSEIRR, endowment insurance, social capital

### 一、问题的提出

宗族是中国农村传统的社会性共同体,它以血缘和地域为存在基础,以利益、权利和义务构成宗族成员间的关系基础,以成文或俗成的制度界定行

为的规范,以谱牒、祠堂或礼仪作为存在的表象,以文化和观念维系成员的认同。在中国农村,人们的社会交往围绕宗族开展,与国外的“种姓”和“俱乐部”这两种社会网类似,宗族可被视为自然的合作组织,其成员自觉地与组织外成员区分开来,并共享组织的资源,例如土地、声誉或市场信息等。不同的是宗族成员不仅在经济或社会地位上存在较大差异,且宗族成员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凝聚力更强,可以有效降低成员间信息不对称,发挥风

收稿日期:2019-05-05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8Q132)

作者简介:陶东杰(1986—),男,湖北武汉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险分担功能。

由于社会养老保险缺位,中国农村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伴随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城镇化,农村家庭日益小型化、空巢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削弱。为了解决农民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国务院于 2009 年开始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下文简称“新农保”),其目标是在 2020 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人口的全覆盖。到 2012 年底,全国所有的 2853 个县级行政区都启动了新农保。然而,在“自愿参与”的原则下,新农保尚未实现农村适龄人口全覆盖,存在参与度和缴费率双低的情况<sup>[1]</sup>。

探讨其中的原因以及进一步完善新农保制度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即新农保是嵌入到农村原有的非正式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之中的。在目前家族主义仍是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的背景下,以宗族网络为典型代表的社会网络扮演了农民养老保障的重要角色,发挥了强大的风险分担功能<sup>[2]</sup>。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通过提供非正式的社会保障功能<sup>[3-6]</sup>,会对农民的正式社会保险的需求产生挤出效应<sup>[7-9]</sup>,如降低了农民对正式医疗保险<sup>[10]</sup>、长期照料保险<sup>[11-12]</sup>以及社会养老保险<sup>[13]</sup>的需求。宗族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网络的重要形式,平滑了农民消费<sup>[14-16]</sup>,促进了农民创业和外出务工<sup>[17-19]</sup>,降低了流动性约束从而增加了家庭生产投资<sup>[20-21]</sup>,促进了公共物品供给<sup>[22]</sup>,缩小了村庄收入差距<sup>[23]</sup>。关于宗族这一中国乡土社会网络对正式社会保险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还很鲜见。本研究拟构建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下的跨期选择模型,将宗族网络的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纳入其中,同时利用 2012 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考察中国农村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的影响,以期完善新农保制度提供参考。

## 二、模型与理论假设

养老保险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政府主导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二是社会网络提供的非正式养老保险。处于社会网络中的农民之间的关联会形成一种同辈监督机制,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宗族网络可以提供收入风险共担的功能,对未来的不确定

性收入提供非正式的保险<sup>[19]</sup>。本研究首先构建一个存在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跨期选择模型,提出宗族网络对农民新农保参与决策的影响的相关理论假设。

在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风险厌恶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通过对未来收入投保来平滑消费。假设农民的跨期效用函数为贴现可加的,即  $U(c_1, c_2) = u(c_1) + (1 - \pi)\beta u(c_2)$ 。其中,  $c_1$  和  $c_2$  分别表示农民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  $\beta$  表示贴现系数。

进一步引入农民寿命不确定性,表现为农民在第一期期末会以  $\pi$  的概率死亡,因此,  $(1 - \pi)u(c_2)$  衡量了农民第二期消费的期望效用。单期效用函数  $u(c)$  满足通常的经济学假设,  $u' > 0$ ,  $u'' < 0$ 。并进一步假设  $u(c)$  的三阶导数大于 0 ( $u''' > 0$ ), 绝大多数常用的效用函数都满足这一假设,包括常绝对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CARA)和常相对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CRRA)。

农民在第一期的劳动收入为  $w_1$ 。这一收入既可以用于当期消费( $c_1$ ),也可以储蓄( $s_1$ )供第二期消费,还可以购买新农保。为了集中分析宗族网络对农民购买养老保险的影响并简化模型分析,本研究忽略了农民的储蓄决策,即假设  $s_1 = 0$ ,这一简化处理并不会影响最终结论。农民在第二期获得收入  $w_2$ ,这一收入既可以表现为老年人的工作报酬,也可以表现为子女提供的赡养费,还可以表现为年轻时的储蓄回报。本研究并不考虑收入  $w_2$  的具体来源,而是进一步假设这一收入是不确定的,以  $\rho$  的概率表现为较低的工资收入  $\underline{w}$ ,以  $1 - \rho$  的概率表现为较高的工资收入  $\bar{w}$ 。

首先,在不考虑宗族网络的养老保险功能的情况下,考察新农保参与决策的条件。农民在第一期可以选择支付  $I$  来参与新农保,如果存活在第二期,则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收入  $I$  ( $I > I$ )。参与新农保的收益率为  $r = (I - I) / I$ ,这一收益率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养老保险资金的运行模式。在完全积累制下,收益率为  $(i + \pi) / (1 - \pi)$ ,其中  $i$  为市场利率;在现收现付制下,收益率为  $(n + \pi) / (1 - \pi)$ ,其中  $n$  为人口增长率。用  $\alpha \in \{0, 1\}$  来表示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决策,  $\alpha = 1$  表示参与新农保,  $\alpha = 0$  表示不参与新农保。农民在第一期的最优决策可以表示为:

$$\max_{\alpha \in \{0,1\}} EU(c_1, c_2) = u(c_1) + (1-\pi)\beta Eu(c_2)$$

$$\text{s.t. } c_1 + \alpha I = w_1$$

$$c_2 = w_2 + \alpha(1+r)I$$

用  $U(\alpha, I)$  来表示农民相应的贴现效用, 则有

$$\begin{aligned} U(\alpha, I) &= u(w_1 - \alpha I) + (1-\pi)\beta Eu(w_2 + \alpha(1+r)I) \\ &= u(w_1 - \alpha I) + (1-\pi)\beta[\rho u(\underline{w} + \alpha(1+r)I) + \\ &\quad (1-\rho)u(\bar{w} + \alpha(1+r)I)] \end{aligned}$$

当且仅当  $U(\alpha=1, I) > U(\alpha=0, I)$  时, 农民会选择参与新农保。

目前, 新农保缴费水平低, 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 保费  $I$  非常小。同时, 对于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农民, 政府和集体会有数十元的补贴, 进一步降低了新农保的缴费负担。因此, 作为一种近似, 可以用  $U(\alpha, I)$  的一阶导数来判断农民是否参与新农保。当  $\frac{\partial U(\alpha=1, I)}{\partial I} \Big|_{I=0} > 0$  时, 农民会选择参与新农保, 即:

$$(1-\pi)\beta(1+r)[\rho u'(\underline{w}) + (1-\rho)u'(\bar{w})] > u'(w_1) \quad (1)$$

将宗族网络的养老保险功能纳入到分析框架中, 再次考察新农保参与的决策条件。宗族网络可以提供非正式的收入保险, 即当农民在第二期的收入较低时, 会得到宗族内部其他农民的资助, 如果收入较高时则为宗族内部其他农民提供资助。这种收入保险制度会减少农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 提高农民的期望效用。

为了模型化宗族网络的作用, 本研究假设当农民在第二期的收入较低时 ( $w_2 = \underline{w}$ ), 会得到来自宗族的资助  $\underline{\Delta} > 0$ , 相反, 当农民在第二期的收入较高时 ( $w_2 = \bar{w}$ ) 则需要向其他收入较低的宗族成员提供资助  $\bar{\Delta} > 0$ 。用  $w_2'$  表示包含了宗族资助后的净收入: 当  $w_2 = \underline{w}$  时,  $w_2' = \underline{w} + \underline{\Delta}$ ; 当  $w_2 = \bar{w}$  时,  $w_2' = \bar{w} - \bar{\Delta}$ 。假设  $\underline{w} + \underline{\Delta} \leq \bar{w} - \bar{\Delta}$ , 即宗族网络的风险共担并不会改变农民在不同状态下的净收入排序。当宗族成员比较多且同质, 每个农民接受的期望资助与提供的期望资助相同, 即  $\rho \underline{\Delta} = (1-\rho)\bar{\Delta}$ 。此时, 农民在第一期的最优决策可以表示为:

$$\max_{\alpha \in \{0,1\}} EU(c_1, c_2) = u(c_1) + (1-\pi)\beta Eu(c_2)$$

$$\text{s.t. } c_1 + \alpha I = w_1$$

$$c_2 = w_2' + \alpha I(1+r)$$

用  $U(\alpha, I)$  来表示存在宗族网络时农民相应的贴现效用, 则有

$$\begin{aligned} U'(\alpha, I) &= u(w_1 - \alpha I) + (1-\pi)\beta Eu(w_2' + \alpha(1+r)I) \\ &= u(w_1 - \alpha I) + (1-\pi)\beta[\rho u(\underline{w} + \underline{\Delta} + \alpha(1+r)I) + \\ &\quad (1-\rho)u(\bar{w} - \bar{\Delta} + \alpha(1+r)I)] \end{aligned}$$

当且仅当  $U'(\alpha=1, I) > U'(\alpha=0, I)$  时, 农民会选择参与新农保。和之前的分析相同, 可以用  $U'(\alpha, I)$  的一阶导数来近似判断农民是否参与新农保。当  $\frac{\partial U'(\alpha=1, I)}{\partial I} \Big|_{I=0} > 0$  时, 农民会选择参与新农保, 即:

$$\begin{aligned} (1-\pi)\beta(1+r)[\rho u'(\underline{w} + \underline{\Delta}) + \\ (1-\rho)u'(\bar{w} - \bar{\Delta})] > u'(w_1) \quad (2) \end{aligned}$$

比较式(1)和式(2)可以发现,  $u''' > 0$  时, 当式(2)成立, 式(1)必然成立; 反之, 式(1)成立时, 式(2)不一定成立。换言之, 如果宗族网络发挥了收入保险的功能, 农民选择参与新农保的条件将变得更加严格。

宗族网络对新农保的挤出效应存在的前提条件是, 宗族网络能够发挥有效的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 挤出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个体从宗族网络中的投入回报率, 以及宗族网络成员之间的社会关联会形成的同辈监督 (Peer Supervision) 对信息不对称的缓解作用。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宗族网络提供了非正式的社会保障功能;

假设 2: 农民所处的宗族网络强度越高, 参与新农保的概率越低;

假设 3: 从宗族网络中得到的非正式社会保障越强的人群, 宗族网络对其参与新农保的挤出效应越明显。

假设 4: 与宗族网络联系越紧密的人群, 宗族网络对其新农保参与的挤出效应越明显。

###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为了进一步验证在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宗族网络对农民的新农保的参与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拟基于 201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来进行分析。CFPS 是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由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 覆盖了除内蒙古、海南、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外的 25 个省市自治区, 代表了中国 95% 的人口, 收集了详细的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根据政策规定, 新农保的参保对象为年满 16 周岁、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和 60 周岁以上农民。2012 年是新农保实现地区全覆盖的

第一年,本研究截取了 16 至 59 岁的农民的参保状态,减少了强制性参保、动员式参保等因素的干扰,能较好地反映农民的参保的真实意愿。

本研究主要的被解释变量是“新农保参与意愿”,表示农民是否愿意参与新农保。为考察宗族网络强度的非正式保障功能,另外设置了三组被解释变量:一是反映农民的心理安全感的变量,包括农民对“社会保障、医疗、就业以及其他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二是反映宗族网络成员间的经济支持的变量,包括“从不同住的亲戚处获得的转移支付的金额”和“是否从亲戚处获得转移支付”两个变量;三是反映宗族成员间社会交往活动的变量,包括“与亲戚间是否有赠送礼物、提供帮助、看望聊天等活动”。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宗族网络强度”。已有文献对宗族网络强度的测度有三种指标:村庄内的姓氏比重<sup>[24]</sup>、是否有家谱以及是否有宗族祠堂<sup>[18, 22, 25-26]</sup>。但是,姓氏比重仅能反映宗族网络的规模,同姓群体内部个体的连接性和组织性较差,都不能很好地反映成员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和凝聚力的强弱,而凝聚力的强弱是成员间互惠互利行为的

关键因素<sup>[27]</sup>。宗祠的修建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宗族活动,有利于加强成员间的密切联系,一个村庄有宗祠,标志着宗族网络具有相对较高的强度<sup>[18]</sup>。因此,本研究使用“村庄是否有宗族祠堂”作为村庄宗族网络强度的代理变量。

考虑到新农保参与意愿与农民的个体特征紧密相关,而且宗族祠堂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庄的经济水平,政策信息普及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度是影响新农保参与的重要因素<sup>[28]</sup>,因此本研究设置了反映个体特征的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家庭经济水平、政治面貌、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和反映农村社会层面特征的变量(村庄经济水平、县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村庄内是否已经有人领取新农保)等作为控制变量。

为便于分析,本研究将所有变量归为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特征三类,其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 1。表 1 显示,样本中仅有 45% 的农村适龄参保对象加入了新农保,12.8% 的村庄有宗族祠堂。在有宗族祠堂的村庄,新农保参与率仅为 31.1%,明显低于无宗族祠堂的村庄 49.3% 的参与率,说明宗族网络在现代农村仍扮演了重要角色。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变量说明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个体层面特征						
新农保参与	1 参与新农保, 0 没有参与新农保	14 329	0.450	0.498	0	1
年龄	被访者年龄	19 037	38.950	11.870	16	59
性别	1 男性, 0 女性	18 863	0.497	0.500	0	1
受教育水平	1 文盲, 2 小学, 3 中学, 4 大学	19 008	2.213	0.882	1	4
婚姻状况	1 在婚, 0 其他	19 036	0.831	0.374	0	1
健康水平	1-5 类别变量, 1 非常健康, 5 非常不健康	19 004	3.002	1.230	1	5
中共党员	1 中共党员, 0 其他	19 037	0.031	0.172	0	1
对基层干部的信任程度	0-10 类别变量, 0 非常不信任, 10 非常信任	16 421	4.856	2.496	0	10
对就业问题的主观感受	0-10 类别变量, 0 不严重, 10 非常严重	15 965	5.721	2.644	0	10
对医疗服务问题的主观感受	0-10 类别变量, 0 不严重, 10 非常严重	16 147	5.422	2.852	0	10
对社会保障问题的主观感受	0-10 类别变量, 0 不严重, 10 非常严重	15 929	5.303	2.802	0	10
对其他社会问题的主观感受	0-10 类别变量, 0 不严重, 10 非常严重	15 682	5.489	2.190	0	10
家庭层面特征						
亲戚间转移支付金额	从亲戚那得到的转移支付金额(元)	8 212	1 069	6 075	0	100 000
是否获得亲戚间转移支付	1 从亲戚那获得过转移支付, 0 没有从亲戚那获得过转移支付	8 212	0.151	0.358	0	1
是否与亲戚家有社会交往	1 与亲戚家有社会交往, 0 与亲戚家没有社会交往	12 567	0.651	0.477	0	1
家庭人均收入	单位: 元	7 998	10 095	8 283	860	34 300
社会层面特征						
宗族网络强度	1 村庄有宗族祠堂, 0 没有	765	0.128	0.334	0	1
村内是否有人领取新农保	1 村庄有人正领取新农保, 0 没有	765	0.480	0.500	0	1
村庄经济水平	1-7 类别变量, 1 村庄非常贫穷, 7 村庄非常富裕	765	3.973	1.447	1	7
县人均 GDP	单位: 万元	244	5.238	6.818	0.317	54.95
县总人口数	单位: 万人	244	74.610	80.290	4.486	815.7

####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计量模型来估计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意愿的影响,模型如下:

$$NRPP_i = \beta_0 + \beta_1 Hall_i + \beta_2 Ind_i + \beta_3 Com_i + provcdFE_i + \varepsilon_i \quad (3)$$

其中  $NRPP_i$  为 16 至 59 岁的适龄参保农村农民在 2012 年的参保状态,由于此变量为虚拟变量,故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 $Hall_i$  表示农民所在村庄是否有宗族祠堂; $Ind_i$  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政治面貌、对基层干部的信任程度以及家庭人均纯收入; $Com_i$  是地区层面变量,包括村庄内是否有人领取新农保、村庄经济状况、县人均 GDP 以及县人口总数; $provcdFE_i$  为个体所在省份的虚拟变量集,用以控制省级层面的不可观测因素; $\varepsilon_i$  是个

体层面随机扰动项。在式(3)的基础上,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反映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的变量,考察宗族网络是否具有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

##### 1. 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模型(3)估计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意愿的影响,共观测 13 729 个样本,采用逐步加入不同层次控制变量的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见表 2。第(1)列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宗族网络强度的估计系数在 1%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没有宗族祠堂的村庄,有宗族祠堂的村庄的农民参与新农保的概率低 10.5%;第(2)列为增加了个体层面特征的控制变量后的情况,宗族网络强度的估计系数没有明显变化;第(3)列在进一步控制了社会层面特征变量后,宗族网络强度的估计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第(4)列在第(3)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

表 2 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意愿的影响

变量	新农保参与意愿			
	(1)	(2)	(3)	(4)
宗族网络强度	-0.105*** (0.013)	-0.104*** (0.013)	-0.089*** (0.013)	-0.080*** (0.016)
年龄		0.010*** (0.000)	0.011*** (0.000)	0.011*** (0.000)
性别		-0.016* (0.009)	-0.019** (0.009)	-0.014 (0.010)
受教育水平		0.035*** (0.005)	0.045*** (0.006)	0.030*** (0.006)
婚姻状况		0.108*** (0.014)	0.122*** (0.015)	0.108*** (0.015)
健康水平		-0.000 (0.004)	0.000 (0.004)	0.001 (0.004)
中共党员		0.092*** (0.027)	0.085*** (0.027)	0.097*** (0.028)
人均家庭纯收入		0.011** (0.005)	0.020*** (0.005)	0.012** (0.005)
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		0.013*** (0.002)	0.012*** (0.002)	0.012*** (0.002)
村内是否有人领取新农保			0.320*** (0.011)	0.275*** (0.012)
村庄经济水平			-0.013*** (0.004)	-0.027*** (0.004)
县人均GDP			-0.052*** (0.006)	-0.047*** (0.008)
县总人口数			-0.018** (0.007)	0.005 (0.009)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家庭人均纯收入、县域人均GDP和县域总人口均取了自然对数;估计系数是在解释变量均值处计算的边际效应。

了省份虚拟变量,结果仍无明显变化。这一结果表明,有宗族祠堂的村庄的农民参加新农保的概率相对于无宗族祠堂的村庄要低 8%,这一差异占总体平均水平(45%)的 17.8%,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假设 2 得以证实。

进一步分析发现,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反映出了新农保参与度在不同人群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来源。表 2 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村内有人领取新农保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农民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党员政治面貌等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新农保参与度越高,反映了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影响了对新农保的认知,而且贫困农民在新农保参保中可能受到的预算约束,其他村民领取新农保的示范效应、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以及党员政治面貌对新农保参与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民所在村庄、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新农保对于相对富裕地区农民的吸引力不足,存在逆向选择,导致经济水平越高而新农保参与度却越低,这也是新农保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 2. 宗族网络的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

受限于数据,直接测度农民当前拥有的“非正式保障水平”十分困难。本研究从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形式和作用结果两个角度进行间接测度:宗族网络发挥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的表现形式<sup>[15-16, 18]</sup>主要是宗族网络成员之间互相提供经济支持和社会交往;非正式社会保障水平的一个综合结果<sup>[29]</sup>则是个体的心理安全感。本研究通过“农民心理安全感、亲戚间的转移支付以及社会交往活动”三组变量来考察宗族网络的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1)宗族网络对农民心理安全感的影响。CFPS 问卷调查的农民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能够反映农民对于自身拥有的保障水平的判断。表 3 显示,村庄有宗族祠堂的农民对于社会保障、医疗、就业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显著地低于村庄没有宗族祠堂的农民,说明宗族网络越强的村庄,农民的心理安全感越高。宗族网络对农民心理安全感的提升是其发挥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的重要表现之一。

表 3 宗族网络的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回归结果

变量	宗族网络强度	观测值
社会保障	-0.093*** (0.028)	15, 375
农民心理 安全感	医疗 -0.047* (0.028)	15, 572
	就业 -0.056** (0.028)	15, 412
	其他社会问题 -0.062*** (0.023)	15, 162
农民亲戚间 转移支付及 社会交往	转移支付金额 0.250* (0.130)	7, 811
	转移支付概率 0.027* (0.014)	7, 811
	社会交往 0.053*** (0.019)	9, 53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和10%水平上显著;除“转移支付概率”和“社会交往”是基于Probit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报告的估计系数是在解释变量均值处计算的边际效应外,其它变量估计方法为OLS;控制变量集同表2,未展示。

(2)宗族网络对亲戚间转移支付影响。表 3 显示,相对于没有宗族祠堂的村庄,有宗族祠堂村庄的农民获得来自不同住亲戚的转移支付金额将高出 25%,获得转移支付的概率提高了 2.7%。宗族网络内部的成员以同宗同姓的成员组成,相互之间大多有亲戚关系,来自亲戚的经济帮助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民面临的经济困难。宗族网络越强,亲戚之间的信任度越高,越可能提供经济支持,这正是宗族网络的非正式保障功能的重要体现。

(3)宗族网络对亲戚间社会交往的影响。在我国农村地区,人们的社会交往主要围绕宗族开展,宗族可被视为自然的合作组织,其成员自觉地与组织外成员区分开来。宗族成员之间的交往频繁,降低了信息不对称,能够增强农民之间的信任度,是农民之间相互提供保障的前提。表 3 结果表明,宗族网络显著地提高了农民与亲戚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概率。宗族网络通过加强宗族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为发挥非正式保障功能奠定了基础。

## 3. 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意愿影响的异质性

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于经济上的“优势人群”能够产生更大的回报,被称为“富人的资本”<sup>[30]</sup>。因此,宗族网络对新农保的挤出效应在拥有较高经济地位的人群中应该表现更为突出。而且,如果农民迁移出村庄居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同辈监督效应,从而削弱宗族网络的社会保障功能。为此,本研究将新农保参与对象按收入层次、受教育程度和是否迁移出本村三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不同群体中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意愿的挤出效应。

表4显示,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宗族网络对于农民参与新农保的负向影响程度逐步增强,在高收入家庭和中等以上受教育群体中,宗族网络显著地影响农民新农保参与意愿。假设3得以证实。宗族网络仅对本村居住农民的新农保参与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对迁移出村的农民的新农保参与意愿影响不显著,证实了假设4。

表4 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意愿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宗族网络强度	观测值
低收入组	-0.053	5,136
中等收入组	-0.043	4,371
高收入组	-0.106***	4,221
无学制教育	-0.054	4,202
初等教育	-0.041	3,636
中等教育	-0.101***	5,619
高等教育	-0.305***	226
迁移出村的农民	-0.069	561
本村居住的农民	-0.078***	1316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和10%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同表2,未展示。

##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构建了未来确定性下的跨期选择模型并利用CFPS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宗族网络对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研究表明,宗族网络能够提供非正式的社会保障功能,处于更强的宗族网络的农民拥有更高的心理安全感、对社会问题严重性的主观感受更低,能够获得更多的来自亲戚的转移支付,与亲戚间有着更频繁的社会交往活动;宗族网络显著降低了农民参与新农保的概率,挤出效应明显,且该效应主要集中于高收入、高教育等“优势群体”以及与宗族网络有紧密联系的人群。该研究结论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继续增加财政投入,提高新农保的保障力度。宗族网络对新农保产生挤出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在传统养老保障与新农保之间的选择倾向。为了新农保的人口全覆盖和有效运行,在当前阶段,仍需增加财政投入,提高新农保的养老金给付水平,切实减轻农民家庭养老负担,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对于养老保障方式选择的倾向性。

第二,优化新农保制度设计,提升新农保基金运行效率。伴随着农村地区快速和深度老龄化进程,新农保基金的支付总额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大幅

增加,其精算平衡和可持续运行也必将受到挑战。而当前新农保的参与度不高,且“优质参保者”的流失必将阻碍新农保的持续有效运行。要提高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倾向,必须从给付水平、弹性参保条件和缴费选择的制度设计方面进行优化,提高参保率和缴费率。

第三,推进新农保制度与宗族网络的协同,发挥好宗族网络的非正式保险功能。在中国农村乡土文化背景下,传统社会组织和现代制度之间存在诸多的互动。宗族网络和正式社会保险项目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可以探索将宗族网络纳入到新农保的制度设计中,如采取对宗族集体参保给予一定的优惠或财政补贴等,与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等正式的保险制度一并构建多层次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 注释:

- ① 谱牒是古语,指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
- ② 祠堂,又称宗庙、祖祠、宗祠,是儒家祭祀祖先或先贤,办理各房子孙婚、丧、寿、喜等事务,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的场所。
- ③ 90%左右的农民在选择缴费档次时会选择最低档次,即每年100元。以2012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来计算,新农保缴费负担仅占纯收入的1.26%。
- ④ 本研究将受教育程度分为四组,分别为“无学制教育(文盲/半文盲)”、“初等教育(小学)”、“中等教育(初中和高中)”、“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收入分组是以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三等分。

### 参考文献:

- [1] 阮荣平,郑风田,刘力.宗教信仰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行为的影响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5(1):71-83.
- [2] Alesina A, Giuliano P. The power of the family[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0, 15(2): 93-125.
- [3] Rosenzweig M R, Stark O. Consumption smoothing, migration, and marriage: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4): 905-926.
- [4] Bloch F, Genicot G, Ray D. Informal insurance in social networks[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08, 143(1): 36-58.
- [5] Ambrus A, Mobius M, Szeidl A. Consumption Risk-Sharing in Social Network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1): 149-182.
- [6] Angelucci M, De Giorgi G, Rangel M, Rasul I.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in Resource Pooling Family Networks[J]. 2017, 128(7): 2613-2651.

- [7] Angelucci M ,De Giorgi G ,Rangel M ,Rasul I . Village econom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extended family networks[J] .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 2009 , 9(1) : 1-46 .
- [8] Mobarak A M ,Rosenzweig M R . Informal risk sharing , index insurance , and risk tak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2013 , 103(3) : 375-380 .
- [9] Dalton M R . The Role of the Family as an Informal Insurance Mechanism[M] . Doctoral Dissertation : Duke University , 2013 .
- [10] Jowett M . Do informal risk sharing networks crowd out public voluntary health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Vietnam[J] . Applied Economics , 2003 , 35(10) : 1153-1161 .
- [11] Bonsang E . Does informal care from children to their elderly parents substitute for formal care in Europe?[J] .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 2009 , 28(1) : 143-154 .
- [12] Costa F J , Courbage C . Crowding Out of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 Evidence from European Expectations Data[J] . Health Economics , 2015 , 24(S1) : 74-88 .
- [13] Ebenstein A , Leung S . Son preference and access to social insurance : evidence from China's rural pension program[J] .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 2010 , 36(1) : 47-70 .
- [14] 马光荣,杨恩艳.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 经济研究, 2011(3) : 83-94 .
- [15] 郭云南,姚洋, Foltz J . 宗族网络,农村金融与平滑消费: 来自中国 11 省 77 村的经验[J] . 中国农村观察, 2012(1) : 32-45 .
- [16] Kinnan C ,Townsend R . Kinship and financial networks , formal financial access , and risk reduction[J]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2012 , 102(3) : 289-293 .
- [17] 郭云南,张琳弋,姚洋. 宗族网络,融资与农民自主创业[J] . 金融研究, 2013(9) : 136-149 .
- [18] 郭云南,姚洋. 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J] . 管理世界, 2013(3) : 69-81 .
- [19] Munshi K ,Rosenzweig M . Networks and Misallocation : Insurance , Migration , and the Rural-Urban Wage Gap[J] .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2016 , 106(1) : 46-98 .
- [20] Di Falco S , Bulte E . The impact of kinship networks on the adoption of risk-mitigating strategies in Ethiopia[J] . World Development , 2013 , 43(3) : 100-110 .
- [21] Zhang T , Zhao X . Do Kinship Networks Strengthen Private Property?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 .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 2014 , 11(3) : 505-540 .
- [22] Tsai L L .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7 .
- [23] 郭云南,姚洋. 宗族网络与村庄收入分配[J] . 管理世界, 2014(1) : 73-89 .
- [24] 王宇锋. 宗族结构、村庄规模与村民收入[J] . 南开经济研究, 2010(3) : 64-72 .
- [25] 阮荣平,郑风田. 市场化进程中的宗族网络与乡村企业[J] . 经济学(季刊), 2013(1) : 331-356 .
- [26] 孙秀林. 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J] . 社会学研究, 2011 , (1) : 133-166 .
- [27] Karlan D ,Mobius M ,Rosenblat T ,et al . Trust and social collateral[J] .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2009 , 124(3) : 1307-1361 .
- [28] 吴玉锋.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实证研究: 一个信任分析视角[J] . 人口研究, 2011(4) : 94-103 .
- [29] Song S . Kinship and lineage in Korean village society[M] . Doctoral Dissertation : Indiana University , 1982 .
- [30] 周晔馨. 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吗? ——基于中国农户收入的经验证据[J] . 管理世界, 2012(7) : 83-95 .

责任编辑: 张 燕